

卷八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097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

疏記

正義

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曰道
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
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
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
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尚書註疏卷第八

漢孔穎達疏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
七十篇見存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

不意陑在河曲之南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號者似非其

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陑音而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

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

伊尹至湯

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配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敍其事作湯誓。陑桀都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闢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毫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

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懲懲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自鳴條朕哉自于亳三殷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

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

戒誓湯士衆

元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

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畧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傳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格庚白反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傳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

子非哉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周易圖

穡事而割正夏

傳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

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

恤苟律反舍音捨廢也

予惟聞汝衆言

傳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傳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今汝

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復扶又反夏王率遏

衆力率割夏邑

傳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

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遇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

憤徒臥反

德若茲今朕必往事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

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傳

食盡其言僞不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傳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王曰至攸

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旣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

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以有之衆卽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旣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畏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七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契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

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入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入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旣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之號者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部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幽太王爲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爲號三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旣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

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賦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剥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歛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旣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竝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

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

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橐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穎達注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兩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橐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

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草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社后土之神禪時

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戶正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爲后土

作夏社疑至

○扈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旣伐而勝夏草命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慚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草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制社稷也易草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慚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

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卽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旣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云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旣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旣成粢盛旣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云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旣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卽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續

反從才容反

遂伐三殷俘厥寶玉

三殷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

追之不迫使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殷子公反俘音孚

行戶剛反一音如字

流

三殷至寶之。○正義曰

湯伐三殷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

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殷湯緩追之不追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殷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註伯

仲伯作典寶

傳三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誼本
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傳自三殷而還大坰地名。夏亥

故螢反徐欽螢

仲虺作誥

傳爲湯左相奚仲之後。

反又古螢反

仲虺作誥

傳爲湯左相奚仲之後。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

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

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

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殷故傳言自三殷而還不言歸自三殷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殷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毫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

疏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適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湯誥召誥之類三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傳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

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

謚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傳

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于常不去口仲虺乃作誥

傳

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傳

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傳

言天生聰明是治民

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傳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傳

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

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

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地名不知地之所以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

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

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慚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有蕡若粟之有秕

傳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

若蕡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

音煩

○秀羊九反秕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颺音揚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傳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

矧況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

自然理路

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傳

○邇近也

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

貨財利言不貪也旣有聖德兼有此行

近附

之行下孟反

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傳勉於

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

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

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

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

傳懋

德

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憚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

傳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

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仇音求
餉式亮反

曰奚獨後予

傳

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

家相慶曰：「溪予后，後來其蘇。」

傳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溪胡啓反

蘇字亦作鰥。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舊謂初征自葛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

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

傳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

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

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

推土雷反

記

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

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毫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毫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毫非是。故違孟子。

傳

賢則至

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

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色之政，謂擊之取，謂取爲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

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末是

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

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

亦在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離傳日新不

懈息自滿志盈溢

懈工反

德日至乃離。正義曰

繫辭云

日新之謂盛德

脩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届故萬邦之

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

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

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

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

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

足之道示後世

中如字中或作子忠非裕徐以樹反

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

傳

求賢聖而事之

王徐于況反又如字

謂人莫已若者

亡

傳

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傳

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

好呼報反

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

傳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

其始淺反

殖有禮覆昏暴

傳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

者覆亡之

覆芳服反暴蒲反字或作魏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毫作湯誥

湯誥

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元

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毫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毫乃作故次仲

虺之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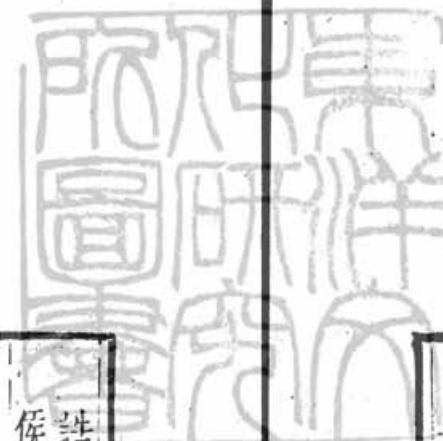
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元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誕音但告工毒反

王歸自克夏。正義曰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毫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



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元

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元

天子自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大上帝天也衷善也

元

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爲君之道若

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元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

傳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傳

惟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

○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

包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蟄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傳言百姓兆

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

冤紓

元反政善天福之澤過天禍之故下

災于夏以彰厥罪。

傳

天道福善禍淫降政善天福之澤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

譴

遣戰反肆

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傳

行天威謂誅之。台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傳

明告天

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牡茂

敢用玄牡。

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

后反

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
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
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駢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
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
言敢用玄牡卽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章
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
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
云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
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

傳

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

請命。**聿**允橘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包**傳聿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包**傳聿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

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者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

伊尹爲聖人者也桀爲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爲請命

屏天命弗僭貢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差貢飾也言

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同食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惑也劉創林反責彼天
義反徐扶云反煥呼亂反樂音洛命疏
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
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
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告日不保性命今日
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責飾易序

文三
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俾必爾反徐甫婢
反輯音集又七入反茲朕未知
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于天地謙以求衆

心。戾力 此伐至衆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計反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栗栗危瞿告將員于采開

心。惟憤憤方憤者弗以。深深但。憤憤危心若墮。深
淵危懼之甚。○栗音栗。于敏反。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
淫。或諸侯與之更治。羣常蹈慢也。無從非常無耽。

子言伊與之更如舜嘗憤懣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他刀反

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

其簡在天心故也

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

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傳

自責化不至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鳴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世之美

○忱市林反

咎單作明居

傳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

篇亡

○單音善卷末同

傳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

傳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后

凡三篇其二亡

傳

成湯至祖后。正義曰成湯

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卽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三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于亳二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旣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叩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傳

此湯崩踰月

太甲卽位奠殯而告

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日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

傳

此湯至

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

三年之喪三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二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爲喪主也奉祠王祇見厥祖傳居位主喪見賢也伊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音摠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傳湯有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先君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反禳如疏傳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羊反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

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獸魚鼈咸若傳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具器反疏山川至咸若。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鱉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

傳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傳

造

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

傳

于毫旁各反徐

扶各

于其至自毫。正義曰子其子孫於有夏先反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于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

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傳

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傳

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

言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長竹

文反

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

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卽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卽孝經所云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于親令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

先民時若

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咈扶

先民時若。正義曰弗反

賈逵注周語云先民

古賢人也。曾語云：古日在昔，昔日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居上克明

言理恕

事上

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常如

不及恐有過。

犯

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

人不恃長。

以至於有萬邦

茲惟艱哉。

傳

言湯操心常

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操七曹

反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傳

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誥。俾必爾反

制官刑儆于有位

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曰敢有恒

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

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

音：無樂音洛

酣戶甘反巫

徐辭俊反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傳殉求也昧求

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

音：徐辭荀反

徐辭俊反

于萬

田敢有侮聖人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傳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

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

于萬

反注同者巨戾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嚚魚巾反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

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傳諸侯犯

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傳

邦君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鑿在洛反領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流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爲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于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

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者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爲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傳狎舞至風俗。正義曰侮謂

輕慢狎謂憒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闕**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鳴呼嗣王祇厥身念哉

傳言當敬身念祖德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

傳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羊徐音

翔

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

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下愆令受下之

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

傳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

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傳

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

○賚力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

苟爲不德無大言

代反

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傳

苟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主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闕**苟爲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卽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成人而在，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

傳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傳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傳小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

放諸桐

傳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

朝直三年

復歸于毫思庸

傳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

傳太甲至三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後，歸於毫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毫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以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徒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于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太甲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

不惠于可斬 甲名篇也。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卷之二十一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倚
於綺卷。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
反卽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釋上謂之衡。
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
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

常日在之諦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
是說文理也疏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祇巨支反還視也諦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廻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社稷宗廟罔不祇肅集肅嚴也言能嚴敬
神祇也

人之神祇也。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
鬼神而遠之。遠于萬反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

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徐甫亦反。唯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稱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不承基緒

宜念祖修德。不普悲反徐甫智反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

忠信有終夏都在毫西

先見並如字注同

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

業以取亡。

亮反相悉

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

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

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

坐以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坐以待旦而行之。

昧音妹旁求俊彦啓廸後人

言非

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

俊本亦作唆廸大歷反無越

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

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覆反注同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

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竹仲反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擇萬世

有辭

傳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

窮○憚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音亦正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明也當

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日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于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不
傳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

傳未能變

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政反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旣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狎世迷。〔傳〕狎近也經營桐

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傳〕必爾反後篇同近。〔附〕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伊尹至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得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

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卽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過爲善也。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疏〕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旣不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敎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三十

六月三年服闋。闋若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

冕冠也踰月卽吉服。

冕音免

惟三至于毫。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

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卽位卽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卽

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

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

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禪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禪王肅云祥月之内又禪祭服彌寬而變孔爲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匡故

須君以生

○胥息餘反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君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

世無窮之美

○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

德自底不類

○反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履反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

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

微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

。孽魚列反

。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

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灾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有

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灾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言已

已往之前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

。背音佩徐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

拜手

首至手

。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

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

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文云四日振動五日吉拜六日凶拜七日奇拜八日襄拜九日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頸謂齊哀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頸而後拜卽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荅臣一拜也襄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曰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傳

言脩其身使信德合

於羣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固有不

悅

傳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

教令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溪我后後來無罰

傳

湯俱與鄰並有國隣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無罰

傳

湯俱與鄰並有國隣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

○溪胡啓反

並其至無罰

○正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

後來無罰於我言矣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傳

傳

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

情

○懋音茂

傳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傳

以念祖德爲孝以不

驕慢爲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傳

言當以明視遠以

聰聽德

傳

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

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

五

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與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

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爲文也

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

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

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

傳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傳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治直吏反注及下同

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

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五

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

政治亂在所法據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任也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傳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

則爲明王明君

五

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

明君君王猶是一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傳言湯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

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

欲慎其終於始卽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弗狀反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

非道傳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傳胡

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

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傳胡

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

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爲之有所成

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

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傳 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傳** 成

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之。正義曰功至安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 **傳**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傳**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伊尹作咸有一德 **傳** 正義曰太甲既歸于臺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旣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爲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

傳 卽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一德 **傳** 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旣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爲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旣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爲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卽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二德爲戒。

伊尹旣復政厥辟

傳

還政太甲

將告歸

乃陳戒于德

傳

伊尹旣復政于德。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旣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于德以二德戒王也。太甲旣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卽政，蓋太甲居毫之後，卽告老也。君子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二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爲三公，必封爲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卽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丁，立沃丁。立沃丁。

序云：沃丁旣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一百甲，旣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毫之歲，已爲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卽位，居毫。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毫，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居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汗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紀之耳。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

傳

以其無常故難信

謀徐

市林反

常

厥德保厥位

厥德匪常

九有以亡

傳

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以亡。正義曰毛詩序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況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北桀爲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

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廸有命

傳言天不安桀所爲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傳

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傳言當也所征無敵謂

爰草夏正

傳爰於

之受天命乃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草夏正

傳爰於

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

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王于況反下同或如字

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傳

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

傳三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

○僭子

惟吉至念反在德。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爲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爲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

○舊

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傳

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行下孟反殺

色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傳官賢

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傳

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

○爲上于僞反下爲民同爲德上如字下爲下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傳

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易以敢反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

○易以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旣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爲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爲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卽王之臣也。臣之爲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爲在上，當施爲道德，身爲臣下，當須助爲于民也。臣之旣當爲君，又須爲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爲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履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目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傳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卽是非其人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四命之文以忠良充之也。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下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當二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爲主德也。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傳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丞之反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長竹丈反

正義

此又勸鳴呼至觀政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

天子乎勸王使爲善政也

天子至觀德

正義

曰此又勸鳴呼至觀政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三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三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三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

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傳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

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傳

上有

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夾反盡

徐子忍冠反注同 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

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不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旣葬伊尹于毫傳

沃丁太甲子伊尹旣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烏毒反

徐於毒反

咎單遂訓伊尹事傳

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傳

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沃丁至作沃丁

沃丁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

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

傳

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入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

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傳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力反相

息亮反大戊馬云太甲子

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

祥妖怪二木

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桑蘇藏反穀工木

反楮也朝直遙反

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贊告也

巫咸臣名皆亡

咸馬云巫男巫也名

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

輔相太戊於毫都之內有不

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干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

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

咸乂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

爲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

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

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

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

伊陟

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

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

戊立是大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正義曰祥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

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

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

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搘之曰拱

別

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

昌劉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

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

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

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

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

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

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

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正義曰贊告至臣名○正

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

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

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大戊贊于伊陟

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

原臣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

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

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

以原命名篇猶如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酈

大戊子去毫酈地名。酈五
羔反。仲丁遷于酈。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酈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圯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圯也李顥云酈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酈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大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

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亶甲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

今魏郡有相縣

作河亶甲

亡

祖乙圯于耿

亶甲子圯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曰圯

○圯備美反徐扶鄙反馬云毀也

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圯於相地乃遷都於耿釋詁云圯毀也故云

河水所毀曰圯據文圯于耿也知非圯毀於耿更遷于酈謂遷來向酈居于相謂居于相地故知圯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于相遷居

於耿經言圯于耿大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隴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若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圯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隴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傳

七

尚書註疏卷第八

尚書註疏卷第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毫殷

傳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

毫殷

○盤本又作般
于反治直吏反

民咨胥怨

傳

胥相也民不欲

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胥徐思餘
反怨紓萬反

作盤庚三篇

○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諾歷載於篇盤庚最在